

名家们讲述真实的魔幻式经历和奇特遭遇

禁欲时代^②

我的聊斋故事

JYSD

WODELIAOZHAIGUSHI
JINYUSHIDAI

马季 / 主编

禁欲时代
蓝色玫瑰
消失的朋友
狗·证
小·草
聊斋事
竹林寺夜话
午夜两点半
聊·元
替清舞天夜迷心
归·宿
前夜性
相对性
聊·猫
聊·狐
文坛知
聊·鬼
找情人
他是床
点
前夜写
文·聊
人人爱
聊·大
家
聊·杀人案
聊·影
我没有病
壁·虎
太阳坪杀人游戏
我要杀一个人
狐狸的故事
聊·男话
聊·道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聊斋故事 / 马季主编—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
2003. 1

ISBN 7-5387-1743-9

I. 我…II. 马…III. 短篇小说——中国——当代
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第 105994 号

我的聊斋故事②

主 编：马 季

选题策划：中 跃 野 渡

责任编辑：邢爱光

装帧设计：山 河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

开 本：880 × 1230 mm 1 / 32

字 数：600 千字

印 张：27.75

印 数：1—8000

版 次：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387-1743-9 / I · 1648

定 价：54.00 元（全三册）18.00 元（本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编

- 3** 金仁顺 \ 盘瑟偃
- 11** 朱文颖 \ 禁欲时代
- 26** 马铃薯兄弟 \ 夜色玫瑰
- 35** 马铃薯兄弟 \ 消失的朋友
- 46** 田 柯 \ 伪 证
- 56** 王 果 \ 小 翠
- 66** 杨 邪 \ 鬼故事
- 74** 毒 蝶 \ 竹林寺夜话
- 80** 静若水 \ 午夜两点半
- 85** 张 荣 \ 眼 咒
- 92** 悠 晴 \ 碧海青天夜夜心
- 99** 方 舟 \ 归 宿

第二编

- 111** 金海曙 \ 阶段性
- 115** 金海曙 \ 相对性
- 121** 蒋亚林 \ 琴 殇
- 127** 风 月 \ 北飘故事
- 136** 叶 迷 \ 美女杨灿

目 录

- 143 乌 镇 \ 赌 鬼
148 范 青 \ 怀 孕
156 黎 阳 \ 不找情人
162 叶 子 \ 到处是床
168 丹 羽 \ 盲 点
175 剪 剪 \ 爱情速写
181 浅 夏 \ 蝶之惑

第三编

- 191 张 流 \ 走火入魔
197 张 流 \ 狂风大作
205 万 山 \ 回 家
215 野 渡 \ 大街杀人案
224 文 琴 \ 幻 影
233 樱 樱 \ 我没有病
241 周 耗 \ 壁 虎
249 李傻傻 \ 太阳坪杀人游戏
263 盛 慧 \ 我要杀一个人
270 王 夔 \ 狐狸的故事
278 凌鼎年 \ 幽灵电话
288 唐不遇 \ 鬼 屋

第一编

盘瑟偯

金仁顺

请安静下来，听我为您说唱一个故事。

我的父亲是从花阁里把我的母亲买出来的。我的母亲十八岁时，差不多全城的男人都为她的美貌倾倒。我的父亲是贵族的后代，长相俊俏，风度迷人。有一次他喝了一整坛米酒，当他从流花酒肆走出来时，仰头瞧见了在酒肆对面“藏香”阁里挂着的一排花牌，他指着我母亲的花牌对酒肆隔壁绸缎庄老板说，我要娶那个女人，绸缎庄老板上下打量着他，说，“求亲的话，您得换件衣服才行。我们店里刚进了上好的中国丝绸。”我的父亲跟着绸缎庄老板进了店，两个时辰之后，他面貌一新地从绸缎庄走了出来，直奔“藏香”阁而去。他在“藏香”阁呆了一天一夜，然后把一个歌伎娶回了家。

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宅院，里面有两个花园和十几间屋子。在我记事的过程中，屋子一间接一间地变空了，只剩下空箱子，这些空箱子成了我游戏的屋子。我经常躲在里面睡觉。有一次我从梦中醒来，发现屋子里有人。一个陌生的男人压在母亲的身上，她的头发散开了，像黑色的流水淌在白色的花纹席上。男人离去后，母亲趴在席子上哭了好长时间。突然间，她的身子被什么东西钉

盘瑟偯 (3-12).indd 3

禁欲时代/第一编

住了似的，变得一动不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走到我面前掀开了箱子盖。母亲用她的衣袖替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轻声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以后不要躲在箱子里了，这可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应该呆的地方。”

一坛酒下肚之后，父亲的话就随着酒嗝往外涌。“本来我是可以娶一个贵族小姐的，她们也许长得不太好看，但是天黑了以后所有的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年轻时我没有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我娶了一个贱人回家。她生下了你，你就是一个小贱人。”没等父亲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子，我已经离他很远了。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酒气，躲开他或者找到他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
屋子搬空以后，父亲把母亲关进一间屋子，谁买酒给他，他就让谁走进那间屋子。开始的时候总能够在屋外听见母亲的哭声，后来母亲似乎变得高兴起来了，整天在屋子里唱歌：“好比是，锄头好，刃儿薄，怎无奈，割稻麦，仍需用镰刀。哥哥见爱，百般呵护，千般好。缺金少银，妈妈不让，上花轿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把关着母亲的门打开了，但她自己又把门关上了。进过母亲屋子的人出来后对父亲说母亲疯了。父亲说她没疯，她不出来是因为她不喜欢过这种生活。

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抚摸我，同时，伴有哭泣之声。第二天我醒来以后，看见花园里搭起个木床，母亲躺在上面，几个女人用整匹的白布把她包起来了。

“本来这个宅院能卖上一个好价钱的，这下子完了。”父亲坐在一边，手里握着个酒壶，他指着母亲大声问道，“为什么你总是不放过我？我这一生的好运气全都被你这个贱人给毁掉了。”

说到最后，父亲扬手把酒壶朝母亲扔过去，酒壶打在一个女人身上，她发出了鬼似的尖叫声。

卖了宅院后，我和父亲搬到城边的两间草屋去住。他每天清早去酒肆里喝酒，天黑以后才回家。我到一家绣坊学绣花，绣坊老板

的母亲是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。她曾经是名噪一时的盘瑟俚艺人，但现在她老了，身体萎缩得和我差不多大。每天下午，她都用沙哑的声音给我们说唱故事。她的声音中有一种魔力，让人无法抗拒。

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她对我招手，“过来，孩子。”

我走过去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太姜。”

“那个败家子的孩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还记得你母亲活着时的模样儿。那个小美人儿，她有一副比百灵鸟还要动听的嗓子。”

“她死了。”

“是的，她死了。”老太太用温暖的目光抚摸着我的脸，感慨着说，“她没留给你美貌，但把金子般的嗓音留给了你。”

我在绣坊里过得很愉快。我绣的花好像能发出香气，我绣的鸟好像能开口唱歌。活儿做熟的时候，那些盘瑟俚故事我也全都听熟了。私下里，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讲得更加好听。

绣坊的老板说，太姜是个天生的绣工。但她的母亲不这么看，她说我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。她们俩说着说着，有时会吵起来，有时她们还会一起把头转向我，问我，“太姜，你自己说一说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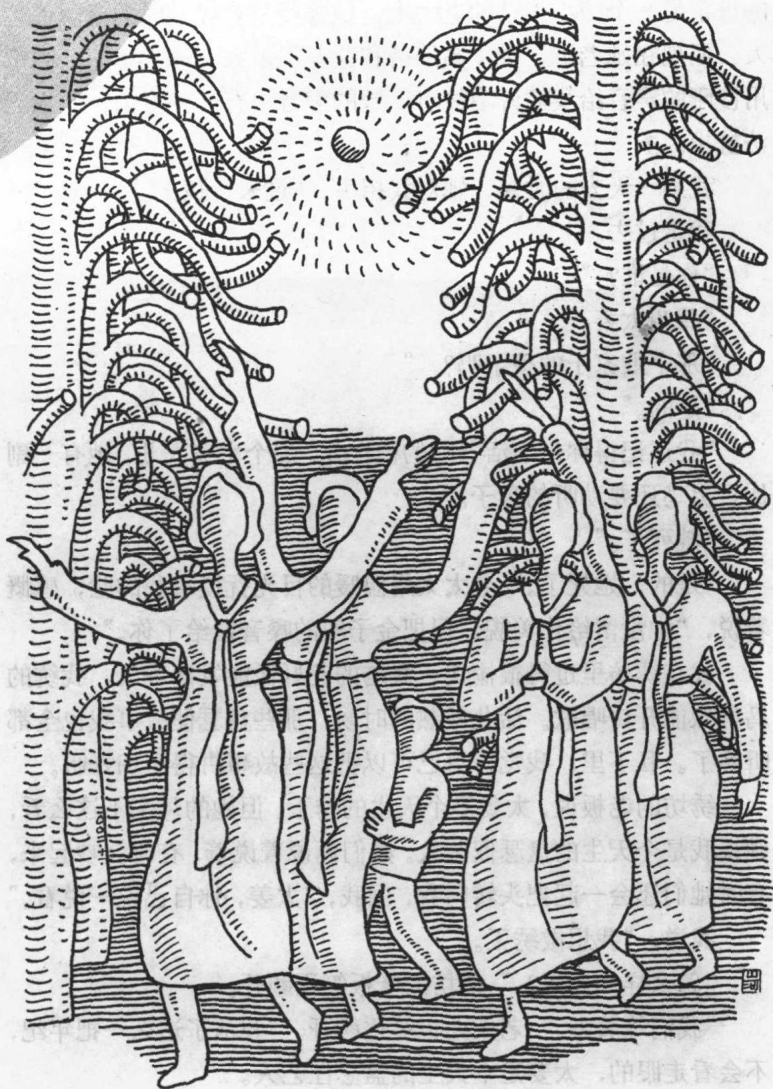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，“我想做绣工。”

“怎么样，妈妈？”绣坊的老板笑逐颜开。

“我们等着瞧。”老太太也笑逐颜开。“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，不会看走眼的，太姜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。”

在我十六岁那年，有一天夜里，一个男人上了我的床，侮辱了我。天亮以后，我的父亲对我说“这事算不了什么？你就当是

禁欲时代/第一编



我的父亲是从花阁里把我的母亲买出来的。我的母亲十八岁时，差不多全城
的男人都为她的美貌倾倒。我的父亲是贵族的后代，长相俊俏，风度迷人。

做了一场梦。”他收了那个人的钱，买了很多酒，他和我说话时，手里还握着酒壶。

于是我起床做了早饭，像往常一样去了绣坊。

绣坊里女人们全都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“太姜，你的脸色为什么那样白？”

“昨天夜里母亲来看我。”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话就脱口而出了。

“哗！”她们的表情吓了一跳。“你见了鬼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边说边哭，“母亲很漂亮，但她没有长翅膀。”

“鬼长翅膀？”她们惊异极了。

“当然了。”我听母亲说，“每个死去的人都在努力长翅膀，只有长完整翅膀，她们才能在某个孕妇生产时，飞进新生儿的身体里，托生回到人世间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长长出了口气。

我在人群外面，看见那个盘瑟俚艺人，她的笑容沿着满脸的皱褶，四处流淌。

父亲的酒喝完以后，又有男人来到我的床上。事情周而复始。我不认识这些男人，这些在我身体里旅行的人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我只知道他们总是随着黑夜到来，又随着黑夜离去，他们的面目像黑夜一样模糊不清。

后来，我出嫁了。

我的嫁妆在众人的眼前闪闪发光，比新娘更加夺目。我的父亲坐在门槛上，笑嘻嘻地冲我摆手。娶我的男人是一家酒铺的少主人。有一天他来找父亲要酒钱，碰巧看见了我，他对父亲说如果你把女儿许配给我，不但以前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，以后你想喝多少酒都行。父亲一口答应了。

这个酒铺的男人不喝酒，他在新婚之夜发现自己的新娘早就

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他打了我两个耳光，说：“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那酒鬼父亲一直在喝什么东西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父亲被酒铺的伙计叫到酒铺里，他们让他把我带回去。

“我不能要一个破烂货，这太失身份了。”只做我一天丈夫的那个人说。

他们把我的嫁妆，还有我，扔到了一辆由一匹癫皮马拉的破马车上，带我回家。

路上很多人围着我们。人们的指头经常在指指点点时碰到我的脸上。父亲转头对我说，“你为什么不钻进嫁妆里面躲一躲？你把我的老脸全都丢尽了。”

我望着他，微微笑。

“你还有脸笑？”他转头对围观的人说，“你们都看见了吧？她竟然还在笑？！天啊，她和她的母亲一样，是从来就不知耻的贱货。”

他把我扔到家里，驾着马车走了。在集市上，他用我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嫁妆换回来两大缸米酒。

这件事情让他找回了好心情，回到家以后，他喜滋滋地打量着我说，“早知道你的手艺能换酒喝，我就不把你嫁人了。”我抓起一只昨天办喜事用的活公鸡，扔到了酒缸里。公鸡在酒缸里扑腾起来。

“天啊天啊，”父亲大呼小叫。他爬到了酒缸上面，伸手去抓那只公鸡。我几乎没怎么用力，就把他推进了酒缸里。他很痛快地喝了几大口酒，然后把头伸了出来。但我立刻就就把他的头又摁了进去。他试图又伸出头来，我又摁进去。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用的时间要长很多。好在结果和想象中是一样的，我的父亲坐在酒中，他留在人间最后的表情中显示出了某种疑惑。

我被官兵抓起来了，我的罪名是谋害了一个贵族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起这事的，关于父亲的出身已经有很多年无人提及了。

公审我的那一天，全城的人都拥到了谷场的空地上。人们的眼睛雪亮雪亮，官兵们手里的马刀也雪亮雪亮。

“你知罪吗？”府使大人问我。

“我何罪之有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知罪？”府使大人说。“我得提醒你，谋害贵族，按律当斩。”

人群中这时发生了一阵骚动，我看见绣坊老板的母亲，那个老盘瑟俚艺人，穿戴整齐地被几个男人扛在木板上，朝我这边挤了过来。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身边放着一面圆鼓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盘瑟俚艺人玉花。”老太太说。她的声音听起来并不高，但似乎全谷场的人都听见了似的。

人群中海潮般的说话声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“当年，我在王宫里给成祖先王演唱盘瑟俚，成祖先王赐给我了这个。”玉花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。

“拿先王来吓唬我？”府使大人冷笑一声。但是官兵把金牌送到他手里时，他翻来覆去很仔细地看了半天。然后才问玉花，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在这里演唱一曲盘瑟俚。然后，请您再定太姜的罪。”玉花说。

“杀人犯是不能纵容的。”府使大人说，“你即使有先王的金牌也不行。”

“我只想演唱一曲盘瑟俚。”玉花说。

“那好吧。”府使大人说。“姑且听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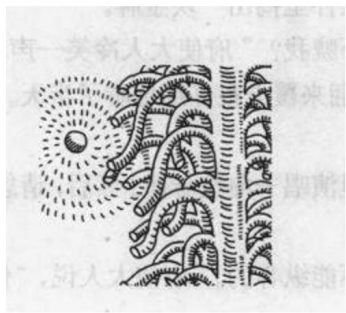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玉花演唱了一曲盘瑟俚。我不知道她说唱的是谁的故

事，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像春天的雨，下起来就没个完。不光是我，全谷场的人都被玉花说哭了，连冷冰冰的府使大人也用袖子遮住了脸孔。玉花说唱完毕后，全谷场的人保持了长时间的安静，然后有人喊了一声，“放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吧。”

在一声喊过之后，场面一下子就乱了，我被声音层层包围，然后又被声音推到一个尖利的高处。人们瞪大了眼睛冲府使大人叫喊着，“放了太姜，放了这个姑娘。”他们的目光让人害怕。我想府使大人最后不施罪于我，一方面是受了玉花的感动，另一方面是受了这些吼声的影响。

是的，接下来的事情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我成了一名盘瑟俚艺人。我既是一名说故事的人，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。

[盘瑟俚] 朝鲜族特有的一种曲艺样式。李朝英祖时代开始，民间艺人在朝鲜唱剧中的一种形式，表演时艺人穿民族服装。当代仍有流传。



禁欲时代

朱文颖

—

我看到景虎来的时候，倒是个好日子。那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有太阳。后来丫头小红告诉我说，这个礼拜景虎已经是第三次来了。但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看到景虎那天是个好日子。是出太阳的。这个礼拜里只有这一天是出太阳的，前几天，不是下雨，就是有雾。但这天是个好日子。

我正在木格花窗的后面整理壁龛里的插花。我一向是喜欢在壁龛里插一朵花的，含着苞，刚开一点，上面还带着些露水。但那天丫头小红忘了我的规矩。她在里面插了一大把的花，足足有七朵。我有些生气。花开得很好，已经不是含苞的了，这或许也是由于天气的缘故。从窗口望去，可以看到外面的园子。园子里的花也都开了，都是些明亮的色彩。阳光照在上面，照出一些粉色，嫩白。明晃晃的，也是明亮的光的感觉。

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阳光。很薄，透明，还有些香气。我记得那天的阳光，其实也就是记得第一次见到景虎的意思。我清楚这个。因为当时那样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：景虎和阳光。我一下子就愣住了，直到很长时间都没法忘记。我没有想到，这其实就是个谶语。

北京·清华大学出版社·北京

景虎那天穿的是黑色的衣服。或许是深灰，褐色，后来小红还说是紫蓝，但我都不相信。我固执地认为景虎那天穿的是黑色衣服。当时我正在木格花窗的后面整理壁龛里的插花，我在窗口站了一会儿，忽然看园子外面走进来一个人。

这个人就是景虎。但当时我还不认识他。这个从园子外面走进来的人长得很高，也不单薄，不太像南方人的样子。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穿的那件黑色衣服。我并不是说那件黑衣服的本身，而是他穿着它，从外来走进来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：这个人与那天薄而透明的阳光是没有关系的，与满园子的花香也是没有关系的。他身上的黑色抵挡了它们。

但我没有说。我回头叫了一声小红。

丫头小红探头看了一下。小红尖声说那是景虎爷呀！隔了两条街，仓米巷里的景虎爷。他是来园子里买花的。这个礼拜，他已经是第三次来买花了。

我从窗口走过来。把桌子上的东西稍稍整理一下，又走到壁龛前面，把里面开足了了的六朵花取出来。我说小红你怎么忘了规矩，一下子就插了七朵花。七朵花是不可以的。只能插一朵。我说小红你记住了吗，你怎么现在老是忘事，你可一定要记住才好。

小红没说什么。小红那天穿的是一件水绿色的衣服。她在我面前闪了一下，就又出去了。我记得那是种很好看的水绿色，水灵灵的。有些透明。

二

几天以后，我收到景虎请饭的邀请。景虎是个很好的主顾。赴宴、茶酒，与主顾保持密切而小心的距离，是我们行内的规矩。所以我去了。

景虎很沉默。他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亭子里面。还是早春，有点冷。小红穿着很单薄的衣服，站在我的身后，很明显地能够感

到她在发抖。我对景虎说，很感谢他买了那么多的花。虽然我们的花品种很多，大家都愿意买，但没有人像他买得那样多的。然而景虎仍然很沉默。他微微笑了笑。因为是晚上，月亮不是太好，所以我没有看清。但他那种轻描淡写的做法，还是让我觉得刚才说的话相当愚蠢。

我一直在检视自己的坐姿。我穿了单衫，还有件厚些的外套，仍然感到冷。我听到身后小红牙齿与牙齿打仗的声音。很细碎的，像夜里过街的小动物。我怕自己终于忍不住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所以尽量地使脸上露出微笑，并且不断地夸奖起景虎家的园子来。

我问景虎这是什么菜。

是鸽子肉。景虎说。

我又吃了一口。我说这肉好香。不是鸽肉的香，甚至不是一般的香，我说我从来都没有从菜里面吃出过这样的香。

景虎还是没有说话。在月光的影子里面，景虎显得高大而阴暗。我几乎看不清他穿的衣服的颜色。或许也是由于职业上的习惯，对于色彩，我有着特别的敏感。我认为它们说明了比身体语言更为确切的东西。所以说，看不清景虎衣服的颜色，这事情让我感到有些恐慌。顺便说一句，那天我穿了粉色，略微带点灰色底的，但一看上去就知道是粉色。

我把我粉色的长袖抬起来，又夹了一小块鸽子肉。鸽肉非常滑嫩，还是觉得香，一阵阵的香，从肉的纤维里传达出来，从盘子的边边角角透露出来。

人人骨髓。

景虎仍然来园子里买花。没有人知道景虎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花。每次景虎来过之后，我的园子里就会显得荒芜一些。

有时候他也会进来坐一坐。时间长了，渐渐熟起来，景虎也会说上几句。但讲话常常会被隔壁小红的琵琶声打断。她竟然弹得很好，这让我感到惊讶，不忍心让她停下来。有时她甚至还能